

异域情仇

● 严祖佑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我国。法国派出远征军侵占越南，并企图以越南为跳板进入我国腹地。

当时为清朝政府所不容的广西黑旗军正活跃在越南境内。唇寒齿亡，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为了故国的父老乡亲，决定接受清朝政府的抗法决定。

霎时间，椰林深处爆发了勇猛的抗法斗争，并取得了节节胜利。然而此时，腐败的清政府却与法国政府签订了和谈条约。抗法斗争功败垂成。为了当上清朝的官员，黑旗军首领居然放弃了抗法斗争，退回我国境内。

本书写的是一个悲剧，但它却很能给人以启迪。书中那恢宏的战争场面，显示了我国人民反侵略的雄姿；那缱绻的儿女情爱，歌颂了人类美好的情操……

书中刻划的刘永福、关耳、叶姑、左宗棠、唐景崧等人的形象，栩栩如生，颇具感染力。

异 域 情 仇

严祖佑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9.25印张 2插页 223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

ISBN 7—80534—291—1

I·264(闽)/05 定价：4.25元

B123/20

主要人物表

刘永福 黑旗军首领。后被清朝政府任命为记名提督、广东南澳镇总兵。

汪守中 黑旗军将领。

杨著恩 黑旗军将领。

关耳 黑旗军将领。

吴凤典 黑旗军将领。

刘成良 黑旗军将领，刘永福的义子。

叶成林 黑旗军将领。

仇利华 黑旗军将领。

王小福 黑旗军成员，刘永福的随侍。

岑毓英 清朝太子少保銜，云贵总督。

左宗棠 清朝二等恪请侯，军机大臣，后至福建督师。

李鸿章 清朝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唐炯 清朝云南巡抚。

冯子材 清朝宿将，曾任贵州提督。

王德榜 左宗棠部将，曾任贵州布政使。

唐景崧 清朝吏部主事。后被任命为台湾道台。

岑毓宝 岑毓英的弟弟，清朝道员。

宝 廷 清朝宗室，曾任福建学政。左宗棠的朋友。

唐 祥 唐景崧的书僮。

叶 姑(阮氏美) 飞云队首领。前越南西山义军
领袖阮文惠的后裔。

阮文华 叶姑(阮氏美)的弟弟。

黄 经 越南陇右县令，后为义军统领。

潘顺兴 越南老人，义军成员。

黎 平 越南内阁学士，军务参赞。

李威利 法国远征军司令。

克 雷 法国远征军军官。

波 特 法国远征军军官。

比瑞尔 法国远征军军官。

第一章

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农历3月，越南境内紧靠中国广西省的保胜寨外，一条蜿蜒不平的大路沿着山脚，从北向南伸了过来。这条路，说它是大路，因为它是在附近一百多里范围内，连接中越两国边境的唯一通道。这路，从前也许有人修过，但现在却是靠着来往人畜的践踏，才勉强具备了路的形状。那路面，从远处望来，似乎尚属平整，走近一看，上面尽是坑坑洼洼，下雨的时候，过往的人、马、牛、驴以及各种兽类，都在泥泞的路面上留下了自己的足印、蹄印和爪印，一到天好，路面的泥土被太阳晒干、发硬，好象是一个个大小不一、形态互异的印模。

这一天午后两三点钟时分，大路前方扬起了一片轻尘，有三匹马不快不慢地由北向南驰来，到了路口转弯处，为首一骑率先“呼——”地一声停住不前，骑在马上一个头戴尖顶竹笠，身穿窄袖短衣，矮小精悍的三十来岁的男子，朝后面一匹马上的人拱了拱手，用不太纯正的汉语说道：“唐大人，这里已到保胜地界，再下去便是黑旗军的辖区，小人不便继续陪同，请大人自行吧。只要顺着这条路走下去，过一个集市，拐一个弯，就是刘永福将军的大营了。”

第二骑马上是一个四十来岁的清朝官员。此人中等身材，身

穿箭服，头戴水晶顶兰翎官帽，颌下留着微髭，脸容清瘦，五官端正，眉宇间尚带有一股秀气，只是那一对眼睛略微细长了些，显得有些神气不足。他风尘仆仆，现出一副鞍马劳顿的样子。由于连续几个月的风吹日晒，原先白皙的脸庞已经变了颜色，虽还未完全转成黝黑，却已涂上了一层异乎寻常地发着亮光的绛红色。听了第一骑马上那越南通司的话，他勒住马头，微微点首道：“知道了。你回去向黄驸马复命吧，就说唐某多谢他派人相送。”

越南通司恭恭敬敬地应了声：“是。”又拱拱手，回转马头向来路而去。那清朝官员则向后面马上一个十七、八岁，小厮装束的人招呼一声，两匹马放开缰绳，径自缓缓向前行去。

两匹马走出一箭之地，骑在后边马上的小厮见左右无人，开口道：“大人，您看刘永福会答应归顺么？”

前一骑马上的清朝官员听到这句问话，脸上肌肉微微一动，并不急于答话，只是把原来已经嫌小的眼睛眯得更细了一些。过了一会，他突地双目圆睁，放出两道强烈的精光，声音不高，却决然有力地说：“能，一定能。岂不闻李青莲诗曰：‘天生我才必有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利钝，在此一举。我就是要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稍停，又转换了一下口气，说：“唐祥，你这次跟着我，眼下虽然苦了些，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日后我得发了，自有你的前程。”

那唐祥虽然听不大懂这些话，但见主人这样信心十足，便也答应了一声“是”，策马跟随而行。

这个清朝官员就是上年秋天奉旨离开北京来到越南的吏部主事唐景崧。

唐景崧，字维卿，广西灌阳人，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二十来岁便中了进士。少年得志，一心想作一番大功业。然而他官运

乖蹇，当了一段时间的翰林院庶吉士之后，又改任吏部主事，从此便在这小小的六品主事任上耽了近二十年。唐景崧满头乌发出现了银丝，脸上的皱纹也与年俱增，可是代表他官位品级的官帽上那一颗小小的顶子，却始终还是晶莹透明的水晶质料。不要说朝思暮想的大红顶子摸不着边，就连次一等的蓝顶子也不知何年才能到手。

在唐景崧当小京官的近二十年中，清王朝的国势越来越懦弱，列强各国日甚一日地加强了对这个老大帝国的侵略和渗透，中华古国面临着被瓜分和被鲸吞的危险。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一直认为自己是天朝，其他国家都是夷狄蛮荒的自大心理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虚妄的幻想破灭了。在目睹这些年的政治风云之后，唐景崧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科举出身的文臣，单凭一支笔，几篇文章就能名垂青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离乱之世乃是刀和剑、血和火的年代，只有知兵善战，才能开创出一个大局面，建立起大功业。最近，西南边境局势的日益严重，为这个对自己的前程几乎绝望了的吏部主事提供了一个新的机缘。

西南边境的严重局势是法国加紧吞并紧邻广西和云南二省的小国越南引起的。早在九年前，当时的法国政府就利用大军压境的机会，胁迫越南阮氏朝廷同它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从而攫取了越南大片土地和大量主权。一年多前，野心勃勃的茹费理政府操纵国会，再次通过了240万法郎拨款作为侵略越南的战费，派遣以法国交趾支那海军司令李威利上校为首的远征军，再度入侵越南，这支军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占据河内，进而攻陷红河下游一带，企图完全吞并越南，并以此作为跳板，一下子深入中国腹地，夺取广西、云南，进入四川，然后沿长江东下，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命脉。亡国大祸迫在眉睫的越南阮氏朝廷，一面着手准备抵抗，一面向宗主国清朝政府告急，请求援助。就在

这新的危难之际，唐景崧这个小小的六品主事，终于脱颖而出。

光绪八年秋，唐景崧向清廷上折言事，认为“越南患难之来，中国与共，未可听其存亡。”他提出联合十多年前从广西境内流入越南的、以刘永福为首的农民起义队伍黑旗军共同抗法，并自请出关招降刘永福。未几，朝廷降旨同意了他的请求。经过了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唐景崧终于来到了黑旗军的驻地保胜。

唐景崧提出招抚黑旗军，是有自己深远打算的。刘永福和他都是广西人，法军一旦占领越南，进而入侵中国，广西是首当其冲之地。桑梓之情，人皆有之，唐景崧自信可以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目前正处于进退维谷境地的刘永福为己所用。唐景崧知道，驻扎在广西、云南边境的清朝军队即使人数再多，装备再精良，但他们的统兵官都是一、二品大员，决不会将他这个小小的六品主事放在眼里。只有黑旗军这一支虽然武器低劣，却英勇殊绝的队伍，才真正是一笔价值巨大，而又尚未被人发现的财富。若是能由自己出面将黑旗军招抚，那自己的手中便拥有了一支未可轻视的军事实力，一项未可估量的政治资本，一个可望平步青云的进身之阶。唐景崧决心为了国家的兴亡，也为了自己的前程，拼搏一番了。

随着均匀而清脆的“得、得”马蹄声，唐景崧和随行出关的他的贴身侍僮唐祥，一步一步地进入了保胜境内。使唐景崧惊讶的是，这里既没有他在广西境内所看到的，由于清政府横征暴敛而造成的荒芜、凋蔽的景象，也没有进入越南后，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由于战乱所呈现出的哀鸿遍野的惨相。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片刚刚犁过的田地以及一块块修得整整齐齐的秧板田。秧板田上，几天前才下了种谷，种谷的上面，还铺着一层厚厚的草灰，那草灰乌黑发亮，象是要冒出油来。此外，时而还可以看到

一些葱绿的菜园和一、二条健壮的耕牛。路旁的村落内，房屋虽都是一色草顶土墙，相当简陋，却也还算齐整。那三三两两的村民们，尽管衣衫陈旧，有的还面有菜色，但大多数人仍是穿着整洁，精神健旺。总之，眼前的一切告诉他，这里的生活是正常的。

约摸过了个把时辰，唐景崧和唐祥进入了一个墟场。墟场上身穿越、苗、汉不同民族服饰的百姓，熙熙攘攘地正在进行着各种交易，大大小小的摊子上放着猪肉、狗肉、大米、蔬菜和槟榔、椰子等干果，还有种类繁多的用竹子编制的各式提篮、篓、筐等日用器具。见此情景，唐景崧不由点头微喟道：“不想刘永福一介武夫，倒能将保胜治理得如此有条不紊。”

唐景崧在人丛中一眼瞥见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头上虽戴着一顶越南人常用的竹笠，但身上却穿了一袭汉人常穿的长衫。他来到那老人跟前，从马上向老人拱手道：“请问老丈，刘永福将军的官邸往哪儿走？”

老人陡然看见一个清朝官员，顿时吃了一惊。他上下打量了唐景崧一眼，听唐景崧说的是广西土话，便也用广西土话回答说：

“你是问刘旗主么？出了墟场朝右拐，不远就是他的大营了。”

唐景崧和唐祥依言行了不到二里地，就见前方矗立着一幢极大的房屋，其建筑式样颇象一座大庙，黑瓦屋顶，青砖砌墙，两扇大门是用好多根粗大的竹子扎成的，涂上了通红的朱漆。与当地矮小的土房相比，那门墙是罕见的高大。门楣上光秃秃的，匾额全无。大门虚掩着，只有两名头扎灰色包布、身穿灰色衣裤的黑旗军士兵在把守着。

唐景崧在离大门一丈多远处翻身下马，和唐祥二人走上前去。到得近旁，他一抬头，猛然看见这两个黑旗士兵的灰色包头布下露出一头乌油油的长发，不由心中别的一跳，差一点从口

中惊呼出两个字：“长毛！”他小时适逢太平天国起事，而广西正是太平军的首义之区，他曾跟着中过举人的父亲辗转逃难，差点作了太平军的刀下之鬼。因此直到数十年后犹心有余悸。不过仔细一看，那两个黑旗军士兵的头发长甫齐耳，比起太平军战士来要短得多了。唐景崧定了定神，和颜悦色地对一个十八、九岁的黑旗军士兵说道：“请通报刘副提督，天朝吏部主事唐景崧有要事相见。”

这“副提督”是刘永福在越南的官衔。十年前，刘永福曾应越南朝廷之邀，率黑旗军同法国侵略军交战，在河内城外阵斩法军统帅安邨。事后，越南国王为酬谢刘永福的战功，便封他为三宣副提督。

那黑旗军士兵生就一张娃娃脸，他睁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朝唐景崧看了一下，大声说：“什么副提督不副提督，你要见咱们刘旗主么？在这儿等着，我进去通报。”

从这年轻的黑旗军士兵短短的一句话中，唐景崧微妙地觉得，黑旗军和越南阮氏朝廷的关系似乎并不太融洽，他一时忧喜参半。

过了片刻，原来虚掩着的两扇大门豁然打开，从内走出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此人一张脸几乎全被浓密的黑髯遮住了，只露出一双布满血丝的环眼。唐景崧抢上一步，正要开口，此人将手一拱，说了声：“刘大哥有请唐大人。”话音方落，只听门内响起一阵爆雷似的巨喊：“有请唐大人！”唐景崧往里看去，那门内是一个极大的院子，从门口到堂屋台阶前，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两行英武的黑旗军战士，各人手中高举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刀尖相对，组成了一个刀阵，看样子，竟是要让唐景崧从刀丛下钻过去。唐景崧是个文士，下笔千言，可以一挥而就，在朝堂上纵谈天下大事，也能显得慷慨从容。但这种真刀真枪的阵仗，却自

出娘胎以来从未见过，禁不住心中又是一阵狂跳，一张脸顿时变成煞白，随即又胀得绯红。好在那个大汉离他尚有好几尺远，一时间也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就在这电光石火般的一刹那间，唐景崧脑子里各种念头象车轮一样打起转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忽然他觉得面前的景象有些眼熟，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凝神一想，原来竟和自己在京城时看过的一出京戏——《连环套》中的《天霸拜山》这一折里的场面极其相似，只不过剧中的窦二墩换了刘永福，而自己却充当了黄天霸的角色。想到这里，唐景崧悬着的一颗心倒放了下来。窦二墩和黄天霸两代世仇，在黄天霸登山拜访时，窦二墩也只不过摆摆虚架子，企图吓唬一下黄天霸而已，并不真打算加害于他，何况自己和刘永福素昧平生，谈不上有什么恩怨。再说，象自己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刘永福若当真要伤害他的话，只需派两个黑旗军士兵将他一刀砍了就是，何必如此劳师动众？想到这儿，他的心踏实了。

唐景崧蛰居京师当小京官的这些年，和翰林院中几个自命为放浪形骸的朋友一起，除了以诗文相唱和外，还经常混迹于茶楼、酒肆、戏院，吃花酒，捧戏子，无所不为。他和一些梨园名角如龚云甫、小叫天、孙三儿等人均过从甚密，因此不仅对京剧戏目滚瓜烂熟，肚子里简直可以装得下一部《大戏考》。有时碰到兴头上，自己甚至还下场票上那么一出，其唱腔、念白、身、眼、步法，居然落落有致，颇有演戏的天赋。唐景崧想起自己当年在北京，有几次换了便服去逛天桥，看见有几座戏台两边柱子上写着一副对联“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心里暗道，现在只能把眼前的真情实景当作一个大戏场，显一显自己的身手了。

唐景崧相信，一个人只要横得下一条心，丢掉一个“怕”

字，什么尴尬的场面都能应付。前些日子，他刚到广西边境时，有一天和唐祥二人经过一条羊肠小道，忽觉一阵肚痛，便下马至路旁草丛中出恭。解完手正要上马，不知从哪儿钻出一头水牛，挡在他的面前。牛这玩艺，这些年来，他只是在画家的耕织图上见过几次。如今面对面和这么个庞然活物打交道，心里不禁有些发毛。他挥手朝牛吆喝了几声，不想这头水牛只是“哞——哞”地朝他叫着，不肯移动分毫。山路极窄，无法绕道而过，唐景崧有些手足无措起来。又见唐祥隔着牛，骑在马上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神情中分明有一丝嘲讽的味道。唐景崧一气之下，壮壮胆迎着水牛挺身而出。走到近前，那五六百斤重的一头大牛，居然一跳让开了。这一下使唐景崧豪气大生。现在，他觉得自己既然在真的水牛面前能闯得过去，未必就闯不过刘永福这兵莽牛的关口。

唐景崧轻轻对唐祥说了声：“你暂且留在门口，镇静些，不要怕。”随后“啪，啪”两声，将官服左右马裤袖放下，脖子一扭，头一扬，随手一拨辫梢，将一条长长的辫子从脑后甩到胸前，随后双手过头，整了整官帽和翎顶，面带笑容，不动声色地向着刀丛一步一步走去……就在他走到第一对刀手前时，唐景崧预料中的情景出现了：这两个黑旗军士兵忽地垂下了高举的大刀，刀尖向地，双手抱拳，躬身行礼，恭恭敬敬地说了声：“唐大人，请。”与此同时，后面的黑旗军弟兄也一齐依样撒刀行礼。

唐景崧暗暗吐出了一口长气，神态自若地昂然走过了两道人墙。将近台阶时，他听见一个象老鹰叫一样既沙哑而又尖利的嗓音：“刘某迎接来迟，唐大人恕罪。”随着这声音，一个身材异常高大，却又瘦骨嶙峋的人，从台阶上迎了下来。

这人就是刘永福。

二

刘永福已经等待唐景崧好几天了。

早在半个多月前，刘永福就听说，清朝有个姓唐的吏部主事已取道广西进入越南，受命要和黑旗军取得正式联络。十多年前，刘永福为了躲避清朝军队的追剿，率领数百弟兄退入越南。起初几年，他和清政府处于完全敌对的地位，时间一长，这种关系也就缓和了下来。近几年，清政府为了利用黑旗军这支抗法军事力量，便对他们转而采取怀柔政策。一年多前，刘永福曾秘密潜回家乡招兵，广西地方当局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未加制止，尔后，还接济过黑旗军少量武器给养，相互之间就这样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若明若暗的关系。

就在唐景崧到达越南的同时，刘永福还收到了越南东阁大学士、北圻军务大统督、驸马黄佐炎的一封告急信。信中诉说法军节节进逼，越南国势危殆，要求刘永福立即出兵救援。

十年前，当法军首次攻占河内时，黑旗军就接受过黄佐炎的邀请，在河内城外重创法军，阵斩法军统帅安邨，保存了越南阮氏朝廷的国祚。但嗣后不久，阮氏朝廷却私下同法国政府签订条约，暗中撤走了黑旗军联合作战的所有军队，使黑旗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亏得刘永福得讯连夜率部退回根据地保胜，才免遭全军覆没之灾。因此，在如何对待黄佐炎来信的这个问题上，黑旗军主要将领之间这几天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刘永福不愿意在诸将意见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对这样重大的问题贸然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虽然是黑旗军的统帅，但整个黑旗军在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是由若干支不同的队伍汇集而成的。作为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维系着他那表面上看来是绝对权威的基础，与其说是强制性的命令，不如说是将士们对他的智慧和

能力的崇敬。刘永福知道，如果自己在大多数将士尚未完全心悦诚服的情况下轻率地作出某个决定，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刘永福觉得特别需要唐景崧的到来。

唐景崧是清朝政府的代表，尽管大多数出身于破产农民的黑旗军士兵对清朝政府有着极深的积怨和不满，但几千年形成的一种蒙昧心理，又使他们对于来自京城的使者，堂堂翰林出身的朝廷命官感到有一股神秘的吸引力。刘永福希望借唐景崧的口，在众将面前说出自己想说而又一时未便说出的话，随后顺水推舟作出决定。这样，万一情况有变，也可以为自己留有余地。同时，刘永福也希望通过唐景崧了解清政府对黑旗军的态度，澄清自己心中的某些疑虑，以把握今后的动向。不过，出身草莽，在艰难竭蹶中度过了二十多年戎马生涯的刘永福，对书生出身的唐景崧的魄力和胆识，又有着先天的不信任感，因而，他导演了这么一出鸿门宴式的闹剧。在刘永福来说，这是他懂得采用的唯一方法了。

刘永福自己扮演了窦二墩的角色，但他却并不知道舞台上还有《连环套》这出戏。过了若干年后，他当上实缺总兵，有机会看到了著名京剧演员杨小楼演的《天霸拜山》这才憬悟到自己当年的作法是多么可笑。

唐景崧第一眼看到刘永福，就产生了一种惆怅和失望的感觉。一年前，他提出招抚刘永福和黑旗军，是有自己深远打算的。当时他相信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目前正处于进退维谷境地的刘永福为自己所用，是可以办得到的。不过，在唐景崧的想象中，刘永福这位威震异邦的传奇式豪杰，自己不远万里孜孜以求的合作者，一定有一副超出常人的相貌。他甚至早在自己心里为刘永福描摹了一个理想的形象。这些年，他在京城曾多次听到曾国藩昔日的幕僚们以敬畏的心情讲起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

成。据说，李秀成这位叱咤风云的天国名将，竟然静若处子，美若仙女，就同古籍中描绘的上古第一个巨寇盗跖的相貌相似。唐景崧认为，象刘永福这样一个人物的外貌，也许就应该和李秀成相仿佛，要不然，总也得是体魄魁伟，声若洪钟，相貌堂堂。然而，眼前这个刘永福却和他想象中的迥然不同。其人身材虽然甚高，却骨瘦柴立，面如金纸，眼眶深陷，颧骨高耸，再加上双臂奇长，手如鹰爪，活象一个大人猿。想到今后的岁月中，自己将和这样一个人长期共事，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象一丝微风掠过了唐景崧的心头。尽管这种感觉仅仅在初见面时象火花般闪了一闪就过去了，但第一个照面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深远的，有时甚至连自己也难以把握。

看见刘永福从石阶上迎下来，唐景崧再一次习惯性地整整衣冠，抢上一步，微微笑道：“刘将军如此列队相迎，实在隆重得很哪，景崧愧不敢当。”

刘永福似乎没有听懂唐景崧的话。他额下两根稀疏的眉毛抖动了一下，朝唐景崧拱拱手，然后伸出蒲扇大的手掌指着大厅说：“唐大人，请到里边坐吧。”

唐景崧自恃是朝廷使者，便跨上一步，正待走在刘永福之前，率先进入大厅，一抬头猛然看到刘永福身后的几员黑旗军将领正向他投来不满的眼光，便猝然止步，朝刘永福平静地一笑：“刘将军是此地的主人，还是刘将军先请吧。”

刘永福露出一口焦黄的牙齿，冲着唐景崧咧了咧嘴道：“唐大人何必这样客气，你是从北京来的朝廷命官，还是你先请吧。”

唐景崧潇洒地伸出手来：“如此，你我挽手同行吧。”

刘永福爽快地一把抓住唐景崧的手：“好吧，我们手挽手一起走。”

唐景崧觉得自己柔嫩的手攥在刘永福的手掌中，就象是一个孩童处于巨人掌握之下一样，他那五根就象削得溜光精滑的牙签一样的手指，被刘永福骨节嶙峋的大手捏得隐隐有些生痛。这使唐景崧的心中更增添了一丝不快。

唐景崧和刘永福并肩踏进了一间十分宽敞的厅屋。厅中陈设极其古朴、简陋，四根黑漆大柱，撑住了沉重的屋顶，屋顶正中用铁链吊着两盏大挂灯。挂灯底架通体乌黑，看不清是何种质地。圆形的灯架上插着二十四支特大的蜡烛。大厅四周，立着十六个木架，每一个木架上都竖着四支大蜡烛，灯火通明，将偌大的厅堂照耀得如同白昼。大厅中央放着一张大得出奇的长方形白木桌子，桌子上首安放两张红木太师椅，左右是两排硬木座椅。唐景崧仔细打量了一下刘永福和他的将领们，见他们都是一色灰色衣裤灰布包头，服饰和普通黑旗军士兵没有多大差别，所不同的是他们身上的佩刀比一般士兵的腰刀要精致些，有的刀柄和刀鞘上还镶了金银和宝石。此外，每人肩上还多了一件玄色披风。刘永福的披风是绛红缎子的，上面绣了团状的牡丹花图案，看上去比别人来得鲜艳、庄重。

刘永福对唐景崧说：“唐大人，我给你引见几位兄弟。”他指了指左首一位将领道：“这是右军统领汪守中。”

汪守中年近四十，脸上布满了刀刻一样的皱纹，他面部肌肉纹丝不动，双手抱拳，举及头顶，声调干涩地说了声：“汪守中有礼。”

刘永福又朝汪守中身边两人摆了摆手道：“这两位是中军统领杨著恩、后军统领吴凤典。”

吴凤典和杨著恩都是三十多岁年纪，前者是黑黑的矮胖子，后者中等个儿，面容瘦削，但棱角分明，显得非常精干。杨著恩向唐景崧微微一笑，拱手为礼道：“见过唐大人。”吴凤典却显

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有些不大情愿地胡乱拱了拱手道：“吴某有礼了。”

刘永福接着朝刚才在大门口迎接唐景崧的那个络腮胡看了一眼道：“这位是前军统领仇利华。”

仇利华双手叉腰，只是狠狠地瞪了唐景崧一眼。

刘永福转过身，指了指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将领道：“这位是左军统领关耳。”

关耳长身玉立，白净脸皮，乃是一个翩翩美男子，只是左颊有一条很深的刀疤，粗粗一看，倒象是一个长长的酒涡。他表情恬静，一言不发地向唐景崧拱了拱手。

刘永福又拉过一个十八九岁的胖墩墩的团头团脑的少年道：“这是我的干儿子，亲兵统领刘成良。”

刘成良向唐景崧唱了一个大喏，瓮声瓮声道：“成良给唐大人行礼。”

唐景崧微笑着向众人点头道：“列位头领不必多礼，都请坐吧。”

刘永福又向唐景崧介绍了其他几员黑旗军将领，即对着唐景崧高喊一声：“唐大人请坐。”便和唐景崧二人在桌子顶头的两张太师椅上分宾主坐下，随后汪守中等五人及其他几员黑旗军将领分左右两侧就座。唐景崧低头看了一眼，见桌上空荡荡的，各人面前除了一个海碗，一副筷碟，还有一把雪亮的匕首。唐景崧心中暗暗吃惊，正在疑虑间，只听刘永福又叫了一声：“上菜！”立时就有几个黑旗军小校，每人手中托了个大银盘，齐齐整整地放到桌上。盘子里装的是整只烤得金黄的小猪、烧鸡、酱鹅和整条的煎鱼之类，其中有一个盘子盛的是一只足有十来斤重的焖得烂熟的草狗，另一盘则是汤汁又白又浓，看上去象乳酪一样的蛇羹。刘永福举着手中匕首朝唐景崧面前一扬说：“唐大人，我们